

诗抒胸臆

初冬的雨

■狄火勤

清朗了好久好久
迟疑着来了,初冬的雨
荷叶收起了最后一柄伞
芭蕉的绿袖已舞成碎絮
及不上梧桐的沉稳
一批黄叶打落了
又生出一批黄叶来斗趣

初冬的雨,是天语
告诉大地:护好怀里的籽
告诉花草:绽放静待来年
又告诉鱼儿:即使冰封了
河床的最深处会有暖区
说完了最后一个语音
转身流向养生它的小渠

亲子物语

妈妈给我的爱

■赵言文

妈妈很爱我,每天都“乖乖,乖乖”地叫我,时不时还会捧起我的脸啃上一口。可有时候,我又觉得妈妈不太爱我,因为她在我用钱方面显得特别小气。

就拿我过生日来说吧。十岁生日,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可是个大生日,都渴望家长能送最好的礼物。你看:爸爸给我买了珍贵的玉佩,外公外婆送给我一只可爱的金挂坠,舅舅舅妈送给我一个高级望远镜。只有妈妈最小气,她居然只给我买了支长笛,说让我好好学吹长笛。你说这礼物能让我喜欢吗?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时候,我也收到了许多亲戚、同学送的生日礼物:什么魔术道具啊,象棋啊,都是我喜欢的东西。妈妈呢,给我买了几本书,让我好好读书。你说这个妈妈抠不抠?

有一次,我去成都参观金沙遗址,看见一只漂亮的挂坠,非常喜欢。爸爸见我那么喜欢,就帮我买了下来,作为礼物送给我。回到上海,我高兴地取出挂件给妈妈看,对妈妈说:“妈妈,你看这挂件多漂亮呀,这上面的花纹雕刻得好精致啊。”妈妈欣赏了一会说:“的确漂亮,很精致。多少钱啊?”“二千四百元。”我答道。妈妈吓了一跳,说:“你怎么可以买那么贵的东西呢?”“店里雕刻的东西都很贵的,这个还算很便宜的呢!”我有点不开心了。妈妈又说了:“你一个小孩子买这么贵的东西有什么用呢?”我听不下去了,生气地对妈妈说:“贵一点又怎么啦,就你最最小气,什么东西都不舍得给我买。你一点都不爱我。”说完,我自己都觉得很委屈,气呼呼地走进房间,不再理妈妈了。妈妈听了愣了一下,过了好长时间她走进房间,耐心地对我讲:“乖乖,不是妈妈不爱你,妈妈在金钱上对你严格要求,就是因为我爱你呀!”“还爱我,对我那么抠门,哪里是爱我啦!”妈妈认真地说:“你喜欢一样东西,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它,而不是一味叫爸爸妈妈帮你买,更何况,你现在还是名小学生,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,好好学本领。等你学会了本领,用自己赚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,你会更开心,更有成就感。”我听了,若有所思。

我想,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同的,妈妈不认为在我身上大把花钱是爱我。我现在也渐渐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,从小培养我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是妈妈对我最大的爱。(复旦科技园小学)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王校长与牛

■赵韩德文

那时候在农场谋生,咱眼中的“白领”,就是队里的崇明牛倌“王校长”。牛倌人称“王校长”,起初我听得疑惑惑,后来弄清,原来是“王效章”,大概是希望做事要有章法的意思,倒称得上风流人物,潇洒人生。

王校长瘦瘦长长,颧骨上总带两朵红,精神矍铄。当我们扛着锹,挑着担,向班组的500亩大田走去时,王校长骑在牛背上,乐颠颠地疾驰而来,扬尘而去。——他刚刚踏着露水从芦苇荡里把水牛牵来,现在是回牛棚共进早餐。更令人羡慕的是,当夕阳隐没在大堤后面,我们拖着脚步蹒跚而归时,王校长的大牯牛已倚躺在柳树下,不紧不慢地悠悠反刍了。牛眼和善,充满同情地看着我们。牛棚前的地坪,轻轻洒了水,王校长摆开小矮桌,眯着崇明土烧(俗称小炮仗)。眼睛更细,颧骨上两朵红颜色加深。王校长喝到会意处,有时情不自禁地挥手朝我们吆喝:“革命小将,辛苦了!”那牛就“哞——”地跟着叫一声,意味深长。

咱最羡慕王校长的牛。在农

场,牛被定义为“国家财产”。国家的东西不论大小,都是大事,是珍宝;而接受“再教育”的我们,相比之下,是芝麻。所以这个地方,谁敢说“借牛用用”,简直是不想活了。

人们器重王校长,还因为队领导如果不坐拖拉机的话,那么,必然搭乘牛车出去开会办事。王校长和领导零距离。

王校长地位高,看不起人,对我却特友好。这是因为我读小学时曾在区少体校的围棋班集训过一年。王校长不婚不娶,孤身一人,除了爱牛,爱喝土烧,更大的嗜好是,爱下围棋。听班长“开口笑”讲,场休日,王校长会骑着大牯牛,一鞭扬尘,到远远的集镇如浜镇、竖河镇、蟠龙镇……去会棋。

班长开口笑是热心人。我分到他班,当他知道我有围棋这“一技之长”时,便积极执行知青政策,四处宣扬,尤其是加油添酱地把我直接推荐给了王校长。

那次和王校长下棋,就在牛棚外的小饭桌上。我下工后脚都来不及洗,赤脚上全是泥巴,被开口笑一把拖过去。其时,开口笑顺手拿过王校长的酒瓶——很烈的土烧“小

炮仗”——咪了一口。

观者如堵啊。无论如何,王校长是个名人。开口笑却铁定地看好我,还乐滋滋地提前消费那瓶崇明土烧。想到开口笑连黑白棋子儿到底是应该放在交叉点上,还是应该搁在格子里,都尚未弄清楚,却坚定地看好我,我很感动。大牯牛可能第一次发现牛棚前竟聚集这么多人,在人墙背后“哞——哞——”长啸,弄得柳叶乱动。

这盘棋王校长输是必然的,因为我突然发现他连“定式”都不太熟,更遑论“倒脱靴”之类的棋形了。我把棋下得有点放肆,甚至下出一条铁棍。王校长终于趴下。王校长颤颤地抓一把棋子,放在棋盘上。

四周毕静。

校长一声不吭站起来,进牛棚,返身而出,把一样东西往开口笑怀里塞,指着我说:“这小伙,今后是我老师了!”开口笑接过一看,又是瓶“小炮仗”。

开口笑罕见地把酒瓶塞回王校长口袋,一把把王校长推到屋子角落,嘀嘀咕咕一番,王校长迟疑后,终于颧骨红红点点头。

这天天黑,开口笑拖了我,赶了大牯牛,驾上牛车,仅用两个小时,就把我们班大田里割好的稻子全部运到打谷场。黑夜里,全班“如释重负”。



共度好时光 ■胡昌泽

岁月悠悠

那本《“赤脚医生”手册》

■钟喻文

那天在云洲收藏品市场一地摊上见有一本《“赤脚医生”手册》,品相不错,摊主开价20元,我很快买下。这是我熟悉的一本书,该书由当时的中医学院等编写,“上海出版系统出版革命组”编辑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,上海东方红印刷厂印刷,书价1.30元,印数46万册,其中塑套本26万册,1969年12月第一版,系内部发行。书的封面是一个手持“红宝书”、胸佩毛主席像章、卷着裤腿、背着药箱的女“赤脚医生”,充满了浓厚的“文革”色彩。

“医生”与“赤脚”本来风马牛不相及,现在的青年人可能对“赤脚医

生”的提法会哑然失笑。不过,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新生事物,从名称打着引号就可见一斑。1968年9月,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《红旗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从“赤脚医生”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》的文章,随后《人民日报》及《文汇报》等各大报纷纷转载,“赤脚医生”的名称就这样走向了全国。所谓的“赤脚医生”,是指一般未经过正式医疗训练、仍持农业户口、“半农半医”的农村医疗人员。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:一是医学世家;二是高中毕业略懂医学病理;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青。“赤脚医生”为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现象解了燃眉之急,作出了积极贡献。1985年1月25日《人民日报》又

发表《不再使用“赤脚医生”名称,巩固发展乡村医疗队伍》一文,“赤脚医生”逐渐消失。到了2004年1月1日施行的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,规定乡村医生须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核后,才能凭执照开业,至此,“赤脚医生”的历史正式结束。

著名作家陈丹燕曾在《申江服务导报》撰文:15岁的时候,是我一生中最渴望读书的时候,真的太渴望了,于是到书店去买一本《“赤脚医生”手册》来读。那是当时书店里能找到的最好看的书了,在唯一的《金光大道》已经差不多能背出来了以后。《“赤脚医生”手册》真是当时十分好看的一本书,对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病痛,有精确的描绘……

闲话花样

压岁钱

■郑树林 文 剪纸

虽说现在春节的年味不是很浓,可小朋友个个都在盼着过年,过年就意味着大人可以给压岁钱。

压岁钱就是普通话的压岁钱,因为上海闲话中喜欢把钱说成是铜钿,就是现在的孩子也是如此,这一点与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区别,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我们的压岁钱只有几分钱、几角钱,如果能有几元钱十几元钱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而现在的小朋友们的压岁钱几百元只能算是小儿科,几千元几万元已不是新闻,几十万元当压岁钱的才叫真正的压岁钱,能拿到这样的压岁钱一定会有许多的故事,也不知道这压岁钱是不是给小朋友的。

那时,早在春节前几个月,大人们就会将工资中崭新的纸币新票子存放起来,到了春节前夕还没有的话,还要动脑筋去兑换,那些新票子大多是一角、二角、五角或者是一元钱的纸币,到时候分放在红包里,家里子女多的,还要按照年龄大小分。一个小红包里包崭新的人民币作为压岁钱,大年初一先发给自己的子女,然后再发給到家里来拜年的亲戚家孩子。发压岁钱一般都是父亲做的事,那是因为父亲穿的中山装口袋多,上下四个口袋每个里面都放着不同数目的压岁钱红包。

到了正月初一的早晨,孩子们一声“爸爸妈妈新年好”,父亲就会从口袋里取出一个个压岁钱红包给孩子。每个红包里的数目只有大人知道,孩子们是不会攀比的。那时候我们的压岁钱能在自己的口袋里压几天已经算是不错了,大多数还是要回到大人的口袋去,或者是不甘心交给大人存起来,在大人的眼中小孩子的口袋里不能有钱的。别看现在的孩子每年的压岁钱很多,可是真正能自己支配的好像不多,好听的是存起来了。

压岁钱压不到自己的口袋里,却压在了大人的皮夹里,心里虽然有点不高兴,不过想想每年都会有这么一次与金钱亲密接触,也是一件开心的事。

